

美国历届 总统夫人 小传

〔美〕C·C·沃尔祖普 著



美国历届总统夫人小传

〔美〕 C. C. 沃尔祖普 著

王晓峰 刘秀岩 牛彤 郭洪新 译

申椒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esidents' Wives
The Lives of 44 American
Women of Strength
by
Carole Chandler Waldrup

本书根据美国麦克法兰出版有限公司 1989 年版译出

美国历届总统夫人小传

〔美〕C. C. 沃尔祖普 著

王晓峰 刘秀岩 译

牛彤 郭洪新

申椒 校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4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5 000 册数: 1—11 000

*

ISBN 7-300-01191-8

D·194 定价: 6.10 元

译 者 的 话

美国总统是神秘的，美国总统的夫人们更是神秘。不仅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情况，既使在美国，人们对总统夫人们的情况也知之不多，而美国新闻媒介的许多报道又常常失之偏颇。正是基于此，作者才撰写了这本书。

总统的夫人首先是一位普通的女人，她们既有情也有欲。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的材料客观地描述了 44 位总统夫人的生活和事业，饶有情趣地刻画了每位总统夫人的个性特征，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夫人们的兴趣和爱好。当作者揭开蒙着的这层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发现总统夫人们也是人——她们也哭，也笑，也撒娇，也同丈夫闹别扭、吵架……

但是，总统的夫人毕竟不一般，因为她们是总统的夫人。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作为总统生活的伴侣、事业的助手，总统事业中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无不打上了这些夫人們的烙印。总统的苦恼要向她们去诉说，总统的身体要靠她们去关照，总统的竞选也需要她们去奔波，而在总统的决策中，她们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她们是妻子，她们同时也是秘书，是顾问，她们是无冕之王……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书中所着力描述的，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我们不能不相信男人的一半

的确是女人。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是沈小农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深表谢意。李宝俊、操向农、于煜、秦德占同志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在此表示感谢。此外，邱小敏、永红帮助誊写了部分稿件，这里也一并致谢。

因为我们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比较仓促，译文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0 年 12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译者的话	(I)
1. 玛莎·丹德利治·柯斯蒂斯·华盛顿	(1)
2. 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	(14)
3. 玛莎·韦尔斯·斯克尔顿·杰斐逊	(26)
4. 多萝西亚(多雷)·佩思·托德·麦迪逊	(32)
5. 伊丽莎白·凯泰特·门罗	(44)
6. 露易莎·凯瑟琳·约翰逊·亚当斯	(54)
7. 雷切尔·多纳尔逊·罗伯兹·杰克逊	(69)
8. 汉娜·豪斯·范·布伦	(79)
9. 安娜·图什尔·西姆斯·哈里森	(82)
10. 莉蒂希娅·克里斯琴·泰勒	(91)
11. 朱莉娅·加德纳·泰勒	(98)
12. 莎拉·奇尔德雷斯·波尔克	(108)
13. 玛格丽特·麦克考·史密斯·泰勒	(117)
14. 阿比盖尔·鲍尔斯·菲尔莫尔	(126)
15. 卡罗琳·卡迈克尔·麦金托什·菲尔 莫尔	(134)
16. 简·米恩斯·阿普尔顿·皮尔斯	(137)

17. 玛丽·托德·林肯·····	(146)
18. 伊莉莎·麦卡德尔·约翰逊·····	(158)
19. 朱丽娅·博格斯·登特·格兰特·····	(168)
20. 露西·韦尔·韦布·海斯·····	(177)
21. 卢克丽霞·伦道夫·加菲尔德·····	(188)
22. 埃伦·刘易斯·赫恩登·阿瑟·····	(198)
23. 弗朗西丝·福尔瑟姆·克利夫兰·····	(206)
24. 卡罗琳·拉维尼亚·斯科特·哈里森·····	(214)
25. 玛丽·斯科特·洛德·迪米克·哈里森·····	(222)
26. 艾达·萨克斯顿·麦金莱·····	(229)
27. 艾丽斯·哈撒韦·李·罗斯福·····	(238)
28. 伊迪斯·克米特·卡罗·罗斯福·····	(244)
29. 海伦·赫伦·塔夫脱·····	(257)
30. 埃伦·路易斯·阿克森·威尔逊·····	(267)
31. 伊迪斯·博林·高尔特·威尔逊·····	(281)
32. 佛罗伦斯·梅布尔·克林·德沃尔夫· 哈定·····	(292)
33. 格雷丝·安娜·古德休·柯立芝·····	(302)
34. 卢·亨利·胡佛·····	(312)
35. 安娜·埃利诺·罗斯福·罗斯福·····	(321)
36. 伊丽莎白·弗吉尼亚·华莱士·杜鲁门·····	(336)
37. 玛丽·吉纳瓦·杜德·艾森豪威尔·····	(347)
38. 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	(362)
39. 克劳迪娅(伯德夫人)·泰勒·约翰逊·····	(374)
40. 塞尔玛·凯瑟琳(帕特里克)·瑞安·尼 克松·····	(386)
41. 伊丽莎白·安(贝蒂)·布卢默·沃伦· 福特·····	(398)

- 42. 罗莎琳·史密斯·卡特..... (408)
- 43. 萨拉·简·富尔克斯·惠曼（里根）..... (420)
- 44. 南希·戴维斯（安妮·弗朗西斯·罗宾斯）·
里根..... (425)

1. 玛莎·丹德利治·柯斯

蒂斯·华盛顿

1731年6月21日，在殖民地弗吉尼亚州府威廉斯堡附近的一个种植园里，玛莎·丹德利治出生在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里。她的曾祖父雷弗兰德·罗兰·琼斯毕业于英格兰牛津大学，于1633年移居殖民地弗吉尼亚州并在威廉斯堡的布鲁顿教区当了14年的牧师。她的祖父曾代表本郡参加州下议院，父亲是位成功的种植园主。

玛莎是在弗吉尼亚州新肯特郡一个被称为栗子林的安稳富有的家庭里长大的。她是个身材不高满头黑发的小女孩，一生都老实稳重，秉性善良，热情洋溢。

她很早就学会了骑马，是个好骑手。园艺是她的另一癖好，从中获得极大乐趣。对富有的女人来说这也只是让下人去做的活，可玛莎却愿意亲自动手，常常弄得双手满是泥土。她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能弹古钢琴并很有舞蹈天赋。

玛莎的父亲坚持让她接受读书写字及简单算术等基础教育，当时的妇女大都不能受到这样的训练，只有男孩才能得到常规教育。

18岁时，玛莎同比她大20岁的富有而又英俊的丹尼尔·帕克·柯斯蒂斯结婚。婚后，她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并常常把自

己比作“老式的弗吉尼亚管家”。对有钱的殖民地妇女来说，管家的任务就是训练和支使奴隶，自己并不做具体事。

柯蒂斯很为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感到自豪，非常宠她，玛莎可以随便地到伦敦市场买上等的衣服。这对夫妇生了四个孩子，但两个夭折了。

柯蒂斯一家在威廉斯堡的柯蒂斯庄园过了 8 年幸福安宁的日子。这是一个拥有 17438 英亩土地的大庄园。直到 1757 年 7 月，柯蒂斯得急病去世，丢下了玛莎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女儿也起名玛莎，但却叫帕西，当时还不满一岁，而约翰·帕克（被称作杰克）还不到三岁。

柯蒂斯死前没留下遗嘱，玛莎管理起这一巨大的家产。她管理得很好，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她早期所受的教育。她自己照料着两个孩子，遇到法律问题就向可靠的律师请教。在拟订商业信件时，她总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敲，直至感到满意为止。柯蒂斯生前雇用的那位很不错的业务经理留了下来，协助玛莎。

尽管玛莎与许多亲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互间不断往来，但她仍然感到很孤独。她年仅 26 岁，不愿听别人谈论她的困难或为她忧虑。

乔治和玛莎是在威廉斯堡一次舞会上认识的，当时乔治是弗吉尼亚自卫队的一名上校军官，曾在法国和印度战争中为英国打过仗。他喜欢戎马生涯，渴望着英国能委任他作一名皇家军队的军官。但英国对殖民地人以及他们的能力并不重视，所以根本就不予考虑。

乔治和玛莎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乔治的父亲和玛莎的祖辈们一样，也是在英格蘭受的教育。乔治的兄弟们身体都不很好，不能工作，这样管理弗农山巨大家产的责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玛莎爱上了这位比她小几个月的高大英俊的军人。起初，乔治可能并没有爱上玛莎，因为他在16岁时就倾心于邻居的一位夫人莎拉·弗尔法克斯。这种迷恋完全是他一厢情愿，自然是一无所获，现在他感到自己应该结婚了。玛莎很有魅力，乔治觉得她是他的理想配偶。她那良好的气质和巨大家产更富有吸引力，这会使乔治从一个普通种植园主一跃而成为巨富。

1759年1月6日，乔治和玛莎结婚了。一年前，乔治因未能在英国正规部队中得到任命便从自卫队中退役了。新婚夫妇移居弗农山。为了有一个新家，乔治对旧宅进行了扩建。此时，杰克四岁，帕西两岁。

他们在新气氛中愉快地安居下来，并与邻里以及弗尔法克斯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玛莎当然并非等闲之辈，乔治对弗尔法克斯夫人也就不可能再存邪念。

玛莎有丰富的生活常识，但却不知如何教育孩子。她对他们娇纵，给他们买贵重礼品，尽量做到有求必应。结婚后，乔治便掌管起柯斯蒂斯的家产，但如果他反对花销，玛莎便坚持说孩子们的要求是不容拒绝的。她是孩子们财产的忠诚的保护者并时刻为他们着想。

乔治夫妇都不吝啬，生活过得很美满。起初他们资金雄厚，但几年的坏收成，使他们的积蓄不断减少。乔治认为，不管怎样，他有责任让玛莎的生活继续保持柯斯蒂斯在世时的水平，所以，他容许玛莎的生活和她第一个婚姻时一样地奢侈。积蓄继续减少，在1765年英国决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之前就已经处于这样的状况了。华盛顿一家终于认识到他们应削减为弗农山购买贵重物品的开支。

华盛顿家的另一项开支是关照源源不断地来弗农山的宾客们，并给他们提供膳食。在1768年到1775年之间，他们共接待来客约2000人。有些是亲戚朋友，有些只是过往行人。玛莎和乔

治倒是饱享了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乐。实际上，无客人来时，他们却感到寂寞。

在帕西六岁、杰克八岁时，他们雇了一个家庭教师。他叫西尔特·马戈温，是帕西唯一的老师。帕西 12 岁时得了癫痫病，病情不断恶化，学习也就无法进行了。

帕西得病后，马戈温先生决定重返英格兰，钻研基督教。杰克被送到布谢尔学校，该校原来在卡罗林郡，于 1770 迁往阿那波利斯。布谢尔感到杰克是个困难生，对学习毫无兴趣，但对捉狐狸他却很有一套，他也会拉小提琴。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布谢尔说，他从没见过如此懒惰冷漠的青年，这孩子似乎很不合群。乔治和玛莎为此很担心，他们提醒布谢尔先生要多加看管。

在布谢尔学校呆了四年后，杰克略有进步，从马戈温先生那儿学的功课总算及格了。布谢尔先生觉得让他去欧洲旅行一次或许能对他有所帮助，但乔治否决了这一建议。乔治认为他还不成熟，欧洲旅行也对他无益。此外，杰克所继承的遗产也无力承担这笔开支。

后来，杰克被纽约王室学院录取了。在那里，他结识了埃莉诺·内利·卡尔弗特，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族的成员。华盛顿夫妇表示赞同，他们希望杰克能早点静下心来。

就在杰克来到纽约时，17 岁的帕西死了。玛莎悲痛欲绝。杰克得知妹妹的死讯，便给母亲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慰问信。他提醒母亲要相信上帝，告诉玛莎他分担她的悲痛，并打算回家看望。

玛莎认为他最好还是留在学校里。这年 12 月，杰克要求请假回家并打算和内利结婚。1774 年 1 月 3 日，他和内利结了婚。

帕西死后，她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遗产便归于玛莎了。3000 英镑的现款一时缓解了华盛顿家的财政压力。乔治部分地偿还了欠英格兰商人的债务。他甚至欠英国商行的债。为应付国外的账单，他只好出售农产品。

此时，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他们认为议会是在没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税法虽然因遭强烈反对而被取消，但议会却宣称他们有权随时征税，不必顾及是否违背什么殖民法。为了表示对殖民地不满，他们提高了殖民地人民从英国购买农产品的关税。

当时，在弗农山的客人中有爱国人士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些人，包括乔治，都感到英国已把他们逼到绝路上了，他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够摆脱英王和议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乔治主动承担起这场斗争的领导角色，并认为这是责无旁贷的。

忠厚的玛莎感到不安，她远离英国，并不认为应该要效忠英王朝，只是为邻里和家庭成员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而感到不安。在生活中，她总是把她的兴趣和才能放在人际关系上，然而，昔日大家和睦融洽的关系却因此而受到严重的破坏。杰克的岳父母、邻居弗尔法克斯以及其它一些人都是王室的忠实臣民。玛莎所爱戴的叔叔弗朗希斯·丹德利治仍然住在英格兰。

然而，殖民地人民最终还是公开地组织了武装，准备同英国进行战斗，这就需要有人来领导。乔治接受了新兵训练以及领导武装的任务。由于乔治每次离家都起码要几周后才能回来，所以他的这一决定是在三天后才告诉玛莎的，并嘱咐杰克和内利在他外出时搬到弗农山来住，他们答应了。一想到战争及乔治被卷了进去，玛莎就伤心，但她相信乔治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支持他。

到1775年的圣诞节，乔治·华盛顿当上了全殖民地军队的总司令，正领导部队在坎布里奇和麻省打仗。玛莎、杰克、内利以及一些朋友决定前去看望他。于是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杰克作为弗尔法克斯郡的专使身上还带着军队的资金。

在此之前，玛莎从未在郊野生活过，这次旅行证实了她是个

坚强的女人。一行人走了一周到达了费城。玛莎对费城的热情接待激动不已，费城人对待她“似乎是对待一位伟大的人物”。

又经过了一周的旅行，他们才到达乔治的住地坎布里奇。时值11月底，天气寒冷并下着雪，此外英军还不断地向殖民地人民进攻。在乔治的司令部里，玛莎就能听到炮声。一想到人们失去了生命，或受了伤，她就发抖。过圣诞节时，其它人都回弗吉尼亚了，玛莎留下来陪伴乔治，直到1776年6月底。

1776年6月4日，大陆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殖民地正式断绝了与英国的关系。如果他们能把英军赶出去，这个新生的国家将被迫自己站立起来。到圣诞节时，独立战争异常激烈，玛莎不能再和乔治在一起了。1777年3月，乔治得了病，一病就是十几天，部分原因是过度疲劳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此时他在新泽西州的摩尔斯城，玛莎便前往看望他，呆了两个月。当战火临近时，乔治把她送回了弗农山。

回家后，她决定给所有的亲属们都接天花种。天花可使许多不同年龄的人毙命，而在臂上划破一小块皮，注上天花菌，这样当染上流行性天花时，如幸运，会使病情减轻。这种做法是碰运气的事，因为有些病情严重的也会毙命。玛莎把她妹妹的两个儿子都从埃尔希姆接来，住了两周，直到他们恢复健康。

对其它的外甥外甥女们，她也如此办理。在乔治打仗期间诸如此类的事情帮助她度过了时光。

1778年2月，玛莎来到了福治山谷，准备和乔治一起过圣诞节。在此之前，乔治和玛莎一直没见过面。但因为要避开战场，她不得不绕道而行，结果她没能在节日时赶到。乔治再次病倒，玛莎又陪伴了他几周，直到他病情好转为止。

还有一些军官的家属也来到了福治山谷看望她们的丈夫，玛莎和她们一起尽量为这些军官们提供一点娱乐活动，和他们共进晚餐，一起打牌。那里的将士们除到附近镇上找点娱乐外就再无

别的什么娱乐了。

1780年，在乔治领导的军队里发生了内乱，人们都被这一变故搞得焦头烂额。此后乔治有6年之久没回弗农山。

杰克因没能参加战斗，在家中坐卧不安。他决定自愿当继父的副官。他几日和华盛顿在一起便染上了“兵营热病”，于1781年11月5日病逝。

玛莎为失去她最后的一个孩子而悲伤至极，她准备在圣诞节时再去看望乔治，但乔治让她留在家中，陪伴内利和孩子们——杰克死时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最小的男孩还不到一岁。

圣诞节一过，玛莎觉得家里已从杰克的不幸中恢复了一些，便前往纽约的纽伯韦与乔治相聚。在1782年到1783年之间，他们一直都住在胡德森河畔的一个小石屋里。在这儿玛莎无事可做，也无亲戚朋友相伴。对玛莎来说，那是一段漫长而又乏味的时间。财政拮据继续困扰着他们，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乔治慷慨地资助独立战争事业。玛莎回弗农山呆了四个月，料理一下家事。

到8月份，他们迁居到新泽西州的罗克山，这儿离普林斯顿很近。战争终于出现了转机。当1785年11月和平条约最后签署时，玛莎用六辆运货的车子带上家用物品和乔治的文件返回了弗农山。玛莎希望把余生都用在料理弗农山的庄园上，因为这是她最大的乐趣。

圣诞节前夜，乔治愉快地回到了弗农山。他和玛莎都非常激动，为终于能在自己家中共度圣诞节而高兴。他并没忘记孙子孙女们，用马褡裢给他们带回了小孩书、旋转玩具、小提琴和小金属盒子。

第二年，内利重新结婚，并把两个大点的孩子带往她的新家。她答应把最小的女儿和儿子留下来，在弗农山华盛顿家抚养。小女儿也取名内利，儿子取名乔治·华盛顿·柯蒂斯，但被称作瓦什。玛莎很高兴把两个孩子留下和他们一起生活。从小内利身

上她似乎看到了一时无法让她忘怀的帕西，小内利看上去很像帕西小时候的样子。

玛莎十分高兴，她又能重新料理家务和照顾孙子孙女们了，此外，她还经常去探望周围那些年老的或年少的病人。在生活上，她也开始有钱去轮船码头上买几块漂亮的手帕或扯一点平纹细布等“奢侈品”了，为此她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此时，客人们重又涌入弗农山，每个房间住上三五人。他们饱食终日，丰盛的早餐，下午三点左右用午餐，傍晚是很讲究的晚餐。战前乔治就已着手建一个双层的宴会厅，这时已快完工了。饭后及夜晚，弗农山的客人们便讨论国家的新政府及其模式。

这些活动使玛莎累得够戗，可屋漏偏遭连夜雨，玛莎的母亲和弟弟又于1785年去世了，于是她一连病倒了几周。乔治雇了一个叫托比亚斯·里尔的青年，既作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又作乔治的秘书，这样玛莎才有了一点儿空闲的时间。

1787年5月，乔治到费城参加立宪大会，美国主要的政治家和爱国人士一致赞同召开这次会议，修订原有的邦联条款，该条款是从1781年开始生效的，用于治理整个国家。由于各州之间相互敌视很严重，不能很好地执行宪法条款，各界爱国人士觉得有必要起草一份文件，成立中央政府。他们承认除了他们自己的州外，对其它州的情况了解甚少。通过广泛的商讨和辩论，他们就根据希腊的国家由它的公民以及公民选举的官员进行治理的思想起草了宪法。

宪法的许多条款都是根据当时代表们的情况而确立的，总统的权力范围表明了代表们对乔治·华盛顿的敬意。华盛顿被指定为这次会议的总统，甚至在宪法还没得到批准之前，人们就恳请他接受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之职。

这年9月，乔治回到了弗农山。对于代表们的辛勤劳动成果，他是满腔热情地支持的，虽然他对宪法的条款并非全部赞同，可

是他首先在文件上签了字，并希望各州都予以采纳。

1789年初，乔治和玛莎都感到，即便乔治被选为第一任总统，两人也不愿再离开弗农山。乔治对竞选并不积极，但是他觉得如果选举团推选了他，他就应该尽职尽责。

1789年4月，选举团一致选举乔治为第一任总统。乔治和玛莎很不愉快地要求贷款以支付他们向纽约迁居的费用，纽约已被选为新国家的首都。

乔治自己先到纽约参加就职仪式。第一次就职舞会是在玛莎到来之前举行的，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每位在场的女士都得到一把带有华盛顿像奖章图案的扇子作为纪念品。华盛顿在接任新职时对给予他的荣誉感到满意，他写信给玛莎，把赠送扇子的事及许多为他祝贺的宴会和招待会的情况一一告诉了她。玛莎为乔治感到自豪，也为他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但是同时她也害怕她那平静的乡村生活会被那喧闹的生活所取代。可不管怎样，最后她还是和仆人们带上他们的家当，于5月份开始了长途的马车旅行，前往纽约。

一路上成群结队的人们鸣放鞭炮，向他们欢呼，这使她感到惊讶。人们对待作为总统夫人的她要比当初对待作为司令太太的她殷勤多了。她还没有完全理解丈夫和自己这一新地位的重要性。

可怜的玛莎，当她所有的权利都明显地摆在她面前时，她却选择了在纽约女王街和樱桃街空旷的拐角处安新家。此时，她除了照料家务外，还要安排正规的晚餐和接待来访者。根据习惯，她必须在三天内进行正式的回访。她感到有些应接不暇，抱怨说自己永远也不到任何公共场所去了。

此外，玛莎也很为乔治担心，觉得他脸色不好，认为是建立新国家的狂热活动夺去了他的健康。

很快，一切就都步入了正轨。乔治每周二下午要举行招待会，每位整洁体面的男士不管是否受到邀请都可前往参加。正式的宴